

塵

餘

麈餘卷之三

陳留謝肇淛輯

王屋山嶒嶸萬仞秋暮有樵人採山間陰風忽起知有虎亟上樹避之頃臾見虎啣一鹿至樹下跑樹葉藏鹿掉尾而去去遠樵人下樹取鹿仍虛揜之復上樹極高處少頃林木蕭颼遙見虎在前後一獸微小白色有角隨虎逶迤而至至藏處跑葉而不見鹿虎徘徊四顧戰慄不敢動白色獸相持良久目瞬如電發聲大吼山谷

震響木葉紛落樵人幾墜獸扼虎之吭嚙之虎
立死忽仰視見樵人遂盡力一擯樹高甚復一
擯則樹枝交合處夾其頸愈掙愈緊吼聲如雷
樹動搖可怖少頃力竭骨軟樵人取腰間斧批
其首腦出而死則推之樹下樵人報之官有識
者曰此後視也

龜山村民趙五家犬生數子皆爲人乞去獨存
其一母忽爲虎所食趙呼隣里壯者逐之不可
及稚犬悲鳴往趨虎後嘶其尾左右旋轉虎不

能傷犬爲棘刺皮毛殆盡流血洒地終不肯脫
虎由此奔逸稍遲竟遭追及死於刃下

陳叔仁司李爲孝廉時於辛卯中秋日飲同年
李萬春家其居臨河旣醉而主人觴客不已陳
得間逖席出門月明如晝水地一色竟墮河中
沉至底即有二人扶其足立水上適林家奴聞
墮水聲來視見陳亟拯之而巾髮畧不沾濕
萬曆癸未七月秀水陳叔仁孝廉病瘡甚醫巫
百方不能止至九月奄奄羸瘵夢中忽見鬼卒

數百人持兵仗來攻已與之苦戰不能退無何
關王至手舞大刀將諸鬼殺戮殆盡徐步而出
既覺大汗而疾愈

澤州王家礮爲茂才時與友人同肄業於塾後
有池常浴焉適久雨暴漲王醉後忘之與二友
同入浴俱墮池中王忽見關王提其髻至淺處
遂得登岸而二友竟溺死後舉壬辰進士爲涇
陽令卒

王才者南樂人讀書於友人鄧朝賓館其家去

館可五里許萬曆辛巳正月十七將夕王飲微
醺跨馬赴學倏有美婦步於馬首與之同行王
策馬追之不能及緩則緩行疾則疾行常離丈
許將至館遂失所在王心雖怪之而竊慕其色
頗不能捨是夜聞扣門聲起視則向婦也曰兒
里人妻爲夫所逐一君子不能自抑願薦枕
席王喜而與狎始猶夜至後乃晝遊衆人不見
其形但聞怪至王即暈倒食頃而寤則精已溢
矣綢繆半載鄧生不信常呵叱之忽失其冠遍

覓不可得祈之命於家中某破櫃取果得之生
徒有議者輒被料理或將梳具懸之空中不墜
取之不可得祈之始復越一年語王曰妾與君
宿世之緣盡矣命酒長歌一曲倏然而沒自是
絕不復至王亦悽然如居伉儷之喪

萬曆甲辰福城陳家有權奴索適於雪峯山民
謀鬻子賣妻尚不得了徹夜號哭各欲自縊有
一齋公亦向取債見而憫之解橐中五金代爲
還復予五金爲營生資且曰汝狀貌如此不宜

終窮若有亨時自不負我若尚爾爾我不責也
復二年山民家稍饒思報恩無地一日齋公適
至主於楊家隔三里許民聞亟往邀之令妻治
具時齋公已就寢不欲赴民力挽出門而屋後
懸崖崩墜死者十三人齋公獨得免

雲間大司寇潘公恩知祁州日年四十尚無子
一夕夢雙星從天墜下光中隱隱有文一曰端
一曰哲未暮年果得二子各以其文名之皆成
進士

南陽李文達公父少貧止與母俱而爲人牧羊
每遇一道士乞食田墅間父甚敬禮分飯與食
即不至必留以伺之間得一果餅亦不忍食如
是數歲不厭道士怪之謝曰子勞苦牧羊而乃
飯我父愈益敬禮飯如故一日道士從容語父
曰子異日當大貴且數年哀我進食德厚矣方
外人無以報指一處曰此地大善爾母即歿當
塋此三十年後貴顯無比身食其報也吾亦從
此逝矣徘徊一樹下以步識之曰好記好記遂

揖父而去父泣送之不數月母歿即告之地主
主人曰吾地廣任爾便遂塋此樹前二丈許然
殊無所冀自是牧羊而羊肥孕息愈多主人甚
喜謀爲娶婦得一田家女期年生文達後主人
命之司錢穀日漸富饒文達既長貴顯爲名相
父封一品更壽考云

大梁曹侍郎金其兄長君篤行君子也有墅離
城二十里長君於田間遇一道士輒引坐樹下
與語具飯冬月贈一布道士受不謝數年以爲

常偶冬夜歸墅大雪迷逕乘一健驢方行疾遇
暴客從雪中起擊長君墜驢索腰間無有乃褫
其羊裘并氈帽鞮履殆盡裸體縛置雪中乘騾
馳去長君呼救無應者自分必凍死少頃見道
士從雪逕冉冉至呼長君曰知爾被難故來相
救耳解一衣裹之取袖中布包其首更與藥一
粒吞之即不冷曰長君坐此勿動道士從門道
去如飛呼鄉夫起捕賊賊方乘驢疾馳正遇捕
者追之甚急則棄衣驢竄去道士得衣履乘驢

至長君所曰長君無恙乎仍衣其羊裘戴帽着
鞵與道士步至家呼兒子曰非師吾其死矣徐
叩之曰何由知我困道士咲不荅留數日爲置
一衣遺之錢不受而去居數歲不來長君偶病
劇念道士命兒子焚香祝之道士忽至曰長君
病至是乎出囊中藥才投一丸病少間旬日愈
道士辭長君去侍郎爲憲副時大病將殆遍請
諸醫無可爲計長君祝香曰非師莫救吾弟居
二日果來留一丸藥遺長君侍郎服之頃愈急

欲會道士道士堅不肯曰吾不識貴人爲長君耳長君問所居曰陝西涇陽嵯峨山下廟中是吾居也別後數載侍郎遷關中左轄後巡撫長君從數人至嵯峨山尋道士無復影響此後遂絕

嘉靖間一縉紳携眷入蜀有女將笄期輿夫失腳墮棧下父母下視之蒼鬱莫可窺測號哭招魂而已女子墮良久其輿架樹上泉潏潏有聲女少定無恙遂攀緣而下仰視峭壁昂霄泣淚

失聲頃之餓摘樹果食之飲泉水夜歸眠輿中
果盡掘地下草根黃精食之經三載餘衣履盡
脫覺腸胃清澈體輕生白毛卽能飛遂摘野花
至岸上供佛久之父母自蜀歸過棧道少憇寺
中命僧人誦經度女涕泗霑巾僧白寺中有異
夜見一女子採花獻佛少頃飛出彷彿莫知去
向父母心動夜伏殿後左右家僮擊柝爲號三
更許有微風起聞花香一女子冉冉入禮佛畢
則遍插野花父母驚起擊柝家僮盡扃其扉守

之堅女縹緲梁間勢如驚隼父母號泣大呼女子名良父方下母即抱之急取笥中衣衣女子問之不應如鳥音髮綉如毬父母悲喜可知明發母共一卧輿以手挽衣與之食不食以果啖之仍飲水抵家漸飼之果餅後竟食烟火毛盡脫不能飛尚覺體輕健云

安化曹汝校爲猗氏廣文邑有王生者饒於貲其婢竊金銀噐置之城隍供几下至夜半往取忽聞戶外呵殿之聲湏臾門闢一貴人乘馬至

據案坐胥曹皂快次第叅見畢一功曹白曰天
帝有旨命取三分人此事如何貴人曰此邑民
頗爲善祭醮不絕奈何殺之功曹曰上帝命不
可違貴人沉思久之曰然則以六畜抵得不曰
得既而言語禱沓事畢貴人者復乘馬導從而
去婢伏几下怖幾欲死出門遇其主卽以事白
弁首盜狀曰金器見在几下生猶未信往廟取
器居三日一邑牛羊馬羸死亡者果十之三
慶陽民有暴病者其家召巫巫因入冥求之遍

索無所得至四十里外白馬舖始得之遂將之
歸其人既蘇問其所之曰如夢中被追見王王
命已散瘟已辭不知王笑顧命取銀鑰與民導
至西北隅一室扃鑰甚固命開之既開有小窰
百餘突出散入人家王因取鑰去其窰所入者
民猶記其家無何大疫彘入之家死亡畧盡
安化民劉某者老而病求飯飯入口而氣絕是
日東隣卽產一子抉其口中得飯一撮

慶陽有乾湫菩薩其先魏氏女也生而禿頂人

無聘者女亦守志不嫁及長賣富家爲傭牧牛
羊年十八一日坐化香聞數十里郡人神而祠
之祠故在山上不便來往一夜大雷而移山及
廟入湫眚矣故稱乾湫云凡祈雨禱病靈應如
響

慶陽郡北百里有響水山上有玄帝廟最靈先
是萬曆乙未村民田汝安者疾篤發心爲玄帝
建廟病愈而忘之過一月復暴病死見帝帝責
曰前許建吾廟何故爽約民惶怖對曰貧賤無

錢故爾暫稽倘蒙放還當畢力趨事帝命放歸
遂活因募人掘山中得銅瓦礫石甚多蓋故廟
址也於是遠近布施雲集三年廟成靈異倍常
有劫賊二人官捕經年不可得賊一日往謁帝
至靈官前伏不能起少頃捕者至繫之而歸有
夫婦挾貲進香者其妾竊之夫不知也與婦大
詬及三人朝拜妾仆地不能言夫知其故爲懣
過而蘇有李祥者妻死一夕復生自言耳中但
覺風蓬蓬然倏已至響水山入廟見婦女甚夥

多相識者存亡各半男女各有善惡二所惡者
有巨鬼執長义义入河中已復過鄴都王祈之
王命取簿閱曰天曹已定不可爲也姑放汝歸
活一日復死其所見生人半年內死亡都盡

河間有大賈與一娼狎買黃金二十兩覓一巧
匠製簪珥之屬匠訝其故賈以實對匠心動歸
語婦曰吾與子朝夕拮据僅僅糊口而娼一日
得百金以子之容十倍倡誠得賈幸甚久之遷
別郡何患人知婦良久首肯夫婦計定遲旬日

匠束裝出遇賈賈曰子約是日完我簪珥將何之匠曰已完矣君第至家婦可應之賈至肆隔布幔問婦婦應甚婉延入內則年少麗人也以目挑賈賈大喜過望欲求合婦曰日間未便子可夜來賈留一銀簪而去婦候于家至夜不至婦倚門望二鼓餘悵然嘆恨有聲對門一屠者裸體卧暗處見其動靜知有所期也驀入門婦延至燈下則裸體屠者腥膻異常婦大叫屠百計強之不從遂取刀斷其首盡掠簪珥而去五

鼓賈倉皇入至床呼不應以手摸婦失其首帶
血驚走天明而匠至一見驚倒遂告之官官禽
賈苦訊賈不勝其楚遂誣服同賈數人爲置辯
云是日同在城外觀戲會飲賈數起強留之比
入城門已閉不得已五鼓入安得有是官不信
而惟求亦與婦首賈被刑且死同賈曰安得婦
首與刃且緩其死也有一市犬肉者在傍聞之
曰子能與我十金我告以婦人首處從之翌日
果持首至模糊不可辨惟雙環在耳官得首大

喜提賈出賈妄對曰于城外埋之竟成獄居數
月匠于人家認一金珥爲賈製者問之則鬻自
屠屠素貧無賴近衣履頗鮮人亦疑之遂禽屠
至官一訊卽服具言所以云埋首于後園中啟
之宛然婦首也而前所持首何來遂逮同賈招
自市犬者刑之吐實曰小人日市二犬止三百
錢聞賈者言慨與十金小人有妻母死三日矣
啟棺斬首毀其面目以誑諸賈問寧悵悵久之
屠與市犬者皆坐大辟賈得不死

嘉靖間滇中舉子十人偕計入京僕從行李甚
都憇近京七十里外一寺中寺僻甚僧衆三十
餘稔知滇中偕計者資斧非百金外不可而所
携珠石琥珀多貴重物遂備酒肴醉其主僕盡
殺之投井中檢屍少一舉子衆僧持炬遍索寺
門扃鑰甚堅舉子伏于薔薇架上僧屢照不得
相顧曰惟此處有一水道彼惡知之乃持炬而
前舉子下由水道中出急走三里許一茆屋燈
火有績紡聲叩門求拯一婦人開門納舉子其

人可三十餘一女披髮及面坐土炕績婦人曰
公坐我取酒勞公異日貴勿忘我遂鑰門而去
久之炕上女謂舉子曰公死矣舉子愕然問所
以女曰此吾後母最不良與僧甚密此去呼僧
來擒公也吾不忍公死故告公炕下有斧可批
窓出勿携斧去舉子叩頭謝取斧批窓躍出擲
斧于地而去女用斧自戕其額血流被面卧于
廡無何僧數十人持兵至見女子卧不起鮮血
尚流驚問之曰秀才批窓欲出我阻之遂刃我

去久矣僧駭異四出尋覓而舉子南竄二十里
見一官人貂裘怒馬引十餘人持火炬行舉子
大呼求救具言所以官大驚遂點庄客百餘各
持兵刃以從騎載舉子亟趨寺中至中途遇僧
七八人卽禽之寺僧出其不意盡數禽獲無一
脫者啟井中屍陳于佛殿縛僧衆三十餘人并
禽前婦械之京法司具奏以聞 肅廟震怒命
磔衆僧于市并殺婦人焚其寺官以閑住指揮
拜大將前女子無父遂養指揮家後舉子妻死

乃娶爲妻後爲大官失其姓名云

嘉靖間京師一僧跪街頭乞化盛暑暴日中滴水不入口間施者甚多不顧抵暮而去不知所之有一布商其婦少年有姿色商方之他縣日暮忽兩人擡肩輿倉皇報婦曰爾母得病將死接爾速去婦少不諳事聞之垂泣卽扃鎖其門坐與去訝其非故道也問之曰市曹方決囚故迂道耳遂出城兩人棄輿于蘆葦傍逸去婦方大叫一僧從蘆中出持刀呵婦人下輿逼入一

寺藏地窖中久之夫歸百計尋覓不可得告于
官方緝訪問同儕邀致城外爲扃閤經此寺中
衆方飲譌商于寺後呼婦小名而哭俄頃地下
聞人言我在這邊我在這邊商以爲鬼也細聽
之則在僧房極密處又呼婦字則應之曰爾啟
扉在某間几下有木板可以入商遂呼同儕啟
扉暗處几下有方板揭起露燈光一小梯下內
可三丈餘衾榻器具悉備夫婦抱頭而哭婦云
在此一月矣僧方往通州鬻膏藥一徒守戶今

亦他出商以婦歸家仍扃其室緘封如故旋告
于官官遣緝捕者數人同商候于途不二日僧
歸即向乞化者也禽之杖之百不死武士以大
箠箠其首腦出而斃遂毀其寺

臧晉叔嘗至雲間雲間皂有以勾微至村民家
者夜矣民有子婦室臨衢因移婦以宿之天雨
新霽月色微朗皂徬徨不能寐少頃微聞款門
聲窺之僧也於室內微應之僧於門隙遺一端
布皂受之啟戶少許以物拒之僧不得入又於

隙遺熟雞一器酒一壺皂又受之僧推戶不開
於閤中引皂手捫其陰皂亦引僧手捫其陰僧
驚潰奔去皂閉戶獨酌懷其布歸主不知也減
時憇寺中納涼松際見一少年僧奔入色甚慘
沮心訝之翌日城中喧然傳遍矣

安化縣馮生嘉賓與其兄嘉謨以事詬罵其兄
不勝遜之於外數日不歸父母呵責嘉賓賓日
夕禱於城隍一夕嘉謨夢神召已至庭下庭有
二囚一任某一張某皆熟識也神鞫良久張量

決五下任夾其足事竟乃命馮至呵之曰汝父
母念汝何不歸不歸吾將繫汝既覺汗出洽被
因奔至家徐往訪任張二人俱無恙越三日任
爲車轢折其足張病五日而愈

萬曆癸酉南樂民間閭萬者醕金往武當山進香
餘有十金欲私之事已下山與朝城民馬傑者
同行問其所餘曰纔五銖耳言已忽怪風從山
下起吹闔倒地乞命曰王靈官擊折吾足視其
踝骨已斷矣輿入邸中痛不可忍衆人來視始

自言有金十兩在腰下衆爲解衣取之痛即減
跛足至老不瘥

安化民王婆婆者有小術月暈則翌日必風王
每見暈輒取灰畫地以擣帛石壓之風輒不起
如是者有年矣一夕夢人衣冠甚偉自稱月神
謂之曰風乃天地氣候爾何禁之爲今後再爾
當得惡疾死王寤亦不介意爲之如前未一年
得腹脹病堅如鐵石萬方不能療數月死
慶陽大司馬劉公震未第時里民王某者有狐

舍其宅能知人禍福并稱貸財物公舉孝廉比
上無措往貸焉先一日狐謂其主曰明日慶陽
有劉孝廉至幸善待之其人文曲星也吾當遠
避倘有借貸如數應之翌日劉至求見狐王對
以他適劉不信固要之方具言所以劉叱曰如
是則妖也當爲擒至語畢庭際已墜一狐足縛
不能動唯叩頭乞命曰公貴人也吾未嘗犯公
幸赦我異日必有以報公公許之狐即不見公
去狐即來主人問嚮何見縛之易乎狐曰彼有

除兵三千隨其指麾柰何當之公後舉進士任
方伯尚無子閒居以爲憂忽見狐至曰前蒙公
活我今願捨身爲公子無何夫人孕臨產見狐
從中門入果得男名大綱亦舉進士

山西商薛某者挾重貲至鄜州避雨入一寺中
寺僧方塑大土工已竟而無金粧嚴商一見即
問用金多寡解橐如數與之僧從旁窺其所有
遂故相款洽誘入寺後園中取其金且欲殺之
商曰死不辭但以全首領爲祈僧乃閉之鐘樓

上逼令自縊商哭曰吾本以大士故捨貲今竟以此殺身大士有靈能不祐我乎時有惡少數人聚博寺外見一婦人入寺容色絕代衆共尾之至鐘樓上而滅衆詫曰此必諸髡所誘藏也叩樓門噤不可開衆益噪毀扉入焉則商投繯垂絕矣衆解掇之具言所以始知大士化身也即共執僧赴官斃之杖下

萬曆辛卯杭人余某上天竺拜禱大士余素無賴臨行時又爲友人拉入酒肆噉鼈極飽醉入

寺拜訖焚楮忽有旋風從神座起吹余入紙爐
內衆共驚採則鬚髮盡燬矣其身自頂而下中
分爲二左肌如常而右肌焦黑界如線焉不能
言動數日而死

嘉靖初徽州汪小山者棋無敵家累千金每在
學院奕棋有一童子在傍竊視日以爲常汪易
之亦未問其姓氏一日與人奕饒四子角賭正
在危急間童子指示一着汪卽輸數子乃大怒
曰何物乳臭輒敢孟浪爾爾能與我角賭乎曰

能約以明蚤至學院同諸奕者一局十金曰諾
汪拂衣去童子遜讓而出汪歸家忿懣殊甚坐
以待旦次日黎明至童子已先在傍一龍鍾老
儒乃其父也諸奕者次第至童子執禮甚恭謝
無狀茶罷就奕汪讓童子先童子固讓每一着
汪凝神應之數着後汪盡力支持汗流沾背童
子神色愈和意氣自如觀者皆爲咋舌自辰至
暮汪竟輸數子童獲十金去父榜其處曰十二
歲小童程白水於此處破汪小山於是名大起

汪勣患瘵成疾二年死居數年程至吳門登虎丘
有一隱士善奕不對局者十年矣程固強之才
下數子隱士擲子告曰子之技可謂盡人間之
巧王積薪恐未之過也子疾作可急歸程拜謝
束裝歸居數月嘔血而死

隆慶間京城有大狙稱兄弟兩人乘駿衣鮮日
從數十人出市見一丐者雖老而鬚眉稍異不
類群乞兩人下馬令人挽至空室跪哭曰兒兩
人自幼失父百計尋覓不意於今日見之丐心

計曰是奇貨可居亦掩面哭認此兩人兩人各解衣衣丐者脫巾裹其首覓肩輿輿至邸中具湯沐更衣朝夕上食不月餘膚充貌偉然矣一日兩人語丐曰兒居邸中日費不貲欲小有貿易父同之乎丐曰唯唯五鼓起持小匣十數具付從者父坐肩輿兩人乘馬引從人至段肆賣見其車馬儀從甚都延入座兩人云邊上合用互市諸物期已逼矣無如寶店則開一目皆錦綉羅綺各上品計所值六千餘金賈曰一時未

全輾之別店遂啟一匣拆四封白金爛然餘俱
置頃未啟先檢諸貨置席中緘封甚固滿數十
箱從者次第肩去賈具酒肴勞待日已暮矣兩
人檢價值尚缺十之三留父坐肆中乘馬取銀
賈與父浮白待之良久不至則命一蒼頭至邸
邸空無人問之主人云兩月前有人稅居今已
滿取貨載車中出城矣蒼頭蒼黃歸言賈驚愕
啟匣金除四封外皆鑊石也遂執其父至官拷
之父曰我故丐者兩人認我爲父衣食我今日

同我市貨我乃不知兩人所爲反覆鞫之果不
妄遂杖而遣之褫其衣依然丐也邏卒大索更
無影響

唐應德先生年四歲時其父携謁塾師師易之
試以對曰雞鳴荅曰牛舞師大笑曰牛若爲舞
對曰舜時百獸率舞牛安得不解舞師默然

萬曆初江陵張相與司禮馮內使交驩甚一日
會飲蒲州張相與焉江陵爲令曰一枝紅杏出
牆來裡面也好外邊也好司禮曰杖藜扶我過

橋東我也靠你你也靠我蒲州曰蒲地榆錢不
當饑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

郭次父徽人年七十餘住焦山所蓄器玩書畫
甚精寶愛不啻拱壁欲待價而沽以射高利一
日有道士過焦山眉宇甚清日徜徉泉石間若
不聞也者次父見而異之稍就與語甚清辯與
之譚詩次及鑒賞更了了且其人雅馴無塵氣
次父大喜留數日不厭道士辭去次父送之江
干戀戀不舍居一年道士復至携文房數具饋

次父俱吳中珍器次父益喜延接甚厚一日語次父曰貧道居南都與一二勛貴家游頗好事聞君所蓄甚富欲借一觀不惜重價然無暇至此能載而往當得大利次父心動乃盡載所蓄携一奚童命舟子駕小艇與道士至南都艤艇江上令舟子守之與道士步至都至一書肆中道士語次父少俟貧道先入白主人遙望一大第道士趨入良久不出次父倦且餓不能待步至第問閤者曰曾見一道士入何久不出閤者

曰此空宅也且有便門出入次父進果如蘭者
言乃急趨舟至中途遇舟子抱一大門至怪曰
爾抱此何往曰道士云夾人在某第索此命我
急去道士且在舟中比至舟次則舟人俱無所
見順流而下瞬息千里矣遂痛哭而歸

嘉靖乙未會試天下士時武進薛公應旂自負
才名必膺首選既出闈即以試卷呈唐公順之
唐讀之擊節曰是必居首然遲三日可再見我
定之比三日往唐曰子之文不得首矣只可第

二耳薛請之曰昨有許孝廉穀者其文勝於子
因出卷示薛薛不服曰是卷安得勝僕唐曰是
卷春容醞藉真國手也子雖極人工之致奈未
免有叫號何薛悒悒出揭榜之夕戒家人曰若
往視榜首則報次則不必報也家人既歸立而
無言薛歎曰唐公之言中矣問會元許穀乎曰
然吾弟二乎曰然然則三爲誰曰諸變耳時諸
公變名與薛埒而家僮不識其名薛又歎曰諸
變居吾下吾復何恨遂痛飲而出

姑蘇鄭若庸字虛舟性刻薄無賴徽商程姓者以重價卜妾謀於鄭鄭曰然予有故人之女許嫁而夫亡但不肯嫁他方明日君至吾家一見若愜君意當覓一巨艦嚴裝吾夜給之登舟便張帆疾走數十里則事諧矣程喜甚翌日至其家簾內一女子趨過視之絕色也遂委禽焉亟出艤舟以待時城南有木刻天妃像甚工而麗體可屈伸鄭內之輿中昇登舟扶入舟中卽反走舉手語程但速行無相逼也程命張帆疾走

五十里潛入帳中拊其體僵不動大驚燭之則
天妃也倉皇回舟迎入故廟中以少牢爲奠謝
過而鄭生亡矣

王屋西山有田夫蚤起荷鋤往田間澗下軋軋
有聲視之乃巨蛇吞一雉兩翅拍水中田夫貪
雉尾乃舉鋤重擊蛇蛇躍起纏其腰三匝田夫
左手握其頭右手握其尾蛇束之愈緊漸覺氣
短其人危急回視岸頭亂石谿斜如錯遂以背
向石極力磨之蛇痛吐舌如火雙目若炬須臾

斷而死田夫衣絮盡碎背傷數處血淋漓沾衣
挑蛇與雉歸剥蛇煮而食之遍食村中鄰舍

雲間比部俞顯卿壯而無子一方士曰得巨龜
剖其腸以和藥服可生男也顯卿命諸門客散
求之先是常州市肆家蓄一龜大如盤能解人
意飲食呼之則至一門客曾見之因潛至肆誘
而得焉以獻俞俞大喜以爲奇物命方士剖腸
和藥是夜夢烏衣人來索命覺而惡之適方士
告藥成一匕入口而卒居數日方士亦得惡疾

死

李貴陽渭爲嶺南太守時有一少年生娶婦甫月餘婦歸母家衣紅衣步行其夫隨徃至郊野曠處夫遇友揖而立談婦迤邐行夫見婦行遠別友追之已失婦趨至岳家問無有百計尋覓竟不可得痛哭而已岳家訟生于官以爲中途殺之生無以自明李公反覆鞫審哀苦冤訴見者酸鼻且白面書生無克人狀而又審其隣右云夫婦俱美姿相得也李公問婦前行有何異

曰林本駢然傍有一潭水甚清澈公曰是矣遂
親詣其處列數百人各持兵刃弓弩盡決其水
水竭而蚺蛇見昂首傷人萬弩齊發蛇立斃腹
下瑩薄處隱隱露紅衣剖腹而肉已化惟骨尚
存少年乃得不死

關中多蠍相傳有禁蠍法其地多天茄於五月
四日具衣冠向之揖曰天茄先生明日有請至
次日往摘之剖碎揉之於手呪曰白雲白似雪
黑雲黑如鐵七股八格節反把吾來螫此藥一

入手諸蠍化爲血吾奉九侯先生急急如律令
隨呪隨揉手背面皆遍其手一日不洗則可用
一年二日二年三日三年凡爲蠍螫者拊之即
愈惟爲婦人拊則痛愈而手不復驗矣此出慶
陽馮思光語馮安化人時爲濟南別駕

萬曆辛丑武當山玄帝廟火發凡進香諸民俗
廟中者悉焚死獨一婦獲免是夜婦夢關王撼
已曰速起火且發驚覺呼其夫啟戶則火已四
合矣婦大哭忽復見王曰汝不得出乎因手提

其髻髻之山門橋下蓋相距半里許也婦關中人忘其姓

慶陽孫倌者舉孝廉至華州入一廟中少憇忽見金甲神閃爍飛動就視之土偶也心異之遽歸邸中是夜就寢合眼即見神在其前驚懼不成寐夜分怠極假寐又見神叱之起覺而躁梳莫知爲計呼奴明燈坐守之忽外傳地震孫及奴奔出而屋轟然遽崩壓死者無算孫後舉進士官比部郎

慶陽人何守禮眸子洞赤若貓虎然暗中視物如晝又有民王二脛上有毛一根突起一日能行五百里

萬曆癸卯秋固始大疫死者相枕藉有徐生之林者家皆病獨生無恙一數歲女常抱之一旦見數人至庭中將繩繫其頸曳之去又數人前後推挽不得已隨行里許至一濠甚深羣鬼今入浴生不可相持良久曰浴其女可也一鬼徑將女入水中餘鬼復推生還生士人也白晝蒙

頭蹠足來往市上且偕女往而獨歸市人共訝之既還家兀坐半晌如醉醒者其妻詰女何在毫不記憶問市中人俱道所見因偕往濠邊視之則女死水中矣

錢見道高郵人舉萬曆乙酉孝廉甲午冬家居無恙一旦忽起索冠帶如有所迎接空中相揖讓坐談久之送出門而返家人驚問其由荅曰適三人奉符命來取吾吾力與辯久之因相許爲料理未知可否越三日復有所見迎送如前

家人又問之曰不可爲也自是不脫衣冠兀坐
終日如癡狀家人環守之至夜分怠極稍寐比
醒則失錢所在四散覓之時方雨雪足踪歷歷
可辨尋至後宅園中有古井十餘年不開以巨
石壓之非十數人不能動者至則巨石昇開夾
許錢倒入而斃矣後人有密詢其家云錢少時
曾擊殺一婢投之井中

秀水茂才駱化麟死二日復蘇云被追見閻君
閻君以一帖示之皆勾人姓名也共二十三人

而已在十三因曰汝未合死可放歸既薤一一識其名半年間以次死亡至十二矣駱知無所逃又無子終日與親友酣飲坐以待死過數日其兄駱如麟暴病死又數月從十四人至二十三人一一死亡而駱竟無恙

秀州陳德元甲午歲上春官至金陵夜夢行三山街中望一牌樓甚鉅麗上書戊戌下書探花旁列姓名甚夥而已在其末既覺語所親曰明春當又下第矣然吾若得探花則坊何不在嘉

禾而在金陵也心異之至來春果不第及戊戌
顧公起元以會試第一人中探花乃金陵人而
陳亦舉進士

慶陽民方可大夏日在地鋤田忽遠見山上有
人如皂胥狀行甚速倏忽至前卽以繩套其頸
拽之方不得已隨之行可三里至一廟廟門外
工匠甚夥有治木石者有墾泥者有供飲饌者
皆方熟識方渴甚呼其人求漿皆莫之聞有頃
殿上人坐皂大聲曰追方可大至方尚未知是

死因呼曰民素不爲非何故見拘王命檢簿曰
汝未合來此係錯追命前阜送至家家中見妻
孥忙迫營喪具與語皆不應入中門見已屍僵
靈牀上甚畏惡不肯近阜令閉目自後推之如
跌而寤起問家人曰暴死園中昇歸已一日矣
方因前至所入廟廟中人一一皆所見又活十
餘年始卒

孝感縣許生獻忠與蕭輔漢隣生少年白皙蕭
之女淑王居樓上見而悅之因與私通且囑曰

從門出入恐耳目不便至夜則以白布繫枋木
從樓垂下生輒乘之而上荏苒歲餘一夕生以
故它適有敲木魚僧過樓下見白布下垂試坐
其上忽樓上人引之而昇至樓見女強欲淫之
女方大罵僧卽持案上刀殺女并掠其簪珥而
遁及明輔漢見女被殺密詢隣里知與許生通
也訟之官謂生殺之生無以自明不勝筆楚自
誣伏縣令張淳心疑其寃鞫問數四惟稱宿業
合死張問樓下常有何人夜過曰只有敲木魚

僧耳張曰是矣問僧所居曰近遷玩月橋東觀
音寺中密命一妓披髮伏橋下二皂黑衣隨之
俟僧過作鬼呼曰和尚無故殺我我訴於天帝
遣二鬼捉汝矣僧驚怖荅曰一時慾火誤下毒
手今當作佛事度爾生天無苦也二黑衣躍出
鎖之僧猶乞命擒至邑庭詞窮吐實乃置之法
生始獲雪

龍泉蔡宗禹爲徽州守病渴思瓜忽市得一瓜
大如桶心異之置几上聞瓜中啾啾有聲剖視

之如血色詰所從來曰得之里民周繼生因自
往氏地觀之內有一瓜尤巨而微動搃蔡命掘
其地三尺外得一屍未朽瓜根自口中出捕繼
生訊之不伏次日謁城隍擲筊以祝得陽筊而
作八字蔡曰此地左右得無有楊八者乎繼生
曰此卽原地主也捕之一訊而吐實去年八月
有客張仲興者販於此窺其貲而殺之遂卽置
之法

河曲胡生居敬入金陵從師館於報恩寺與僧

悟空甚密既舉孝廉矣一日入悟空內室值其
不在闖入客房見有二少婦奕棋大驚曰若何
以至此生語之故婦揮手令速出少遲禍及矣
趙趙間僧已至強笑曰郎君在此耶誘至僻地
四圍高牆重門扃鎖曰事已爲郎所窺願郎自
爲計生惶怖乞命不聽乞削髮爲徒不聽乞緩
死一日僧乃留一刀一繩而去曰明日午時來
殯君耳生顧視莫知爲計夜以繩縣梁間緣之
而上以刀抉椽得昇屋然四圍皆僧房不敢出

至曙適有康將軍尚德者以閱操入寺少憇生
大呼求救康令梯而下之具道所以亟捕僧已
逸矣其二婦皆歸生後舉進士爲荊州司李至
夏口遇一僧乃悟空也杖之百而投之江

馬端肅公文升按晉至汾州一驛舊傳有祟前
後使者不敢居公至獨命啟之明燭置酒危坐
中堂以俟夜二鼓陰風颯颯起戶牖間內外門
一時俱闔倏見一怪立堂前面大如箕電目狼
吻長及屋脊從人震怖四散公色不動飲酒不

顧怪瞪視久之曰何不飲我公咲曰若能飲趣
來共酌恠漸漸縮小繞及案平則目如常人耳
公亟命巨觥酒行無筭有頃恠醉仆地不能興
公取一空箱舁怪內之封以監察御史之章而
已坐其上至四更以來怪酒醒跳躍不得出知
爲公所賣大怒索出聲如雷公若不聞既漏將
盡窘急哀鳴繼以號泣曰公大貴人吾誤犯公
何忍置我極地若放我出我當遠避不敢復黷
官舍矣公始許之揭封而怪從隙飛去竟不知

其何怪也自是驛中遂安

嘉興天寧寺後千佛閣最高有蜈蚣長七八尺
飛走簷間人多見之然不爲害隆慶戊申夏忽
震雷傾閣之左角從是絕不復見

金陵報恩寺塔有蜘蛛藏其上大如車輪垂絲
如繩直至南城樓上可數百丈萬曆初忽一夜
雷擊塔摧其相輪而蛛死

嘉興有蚺短而濶灰色名灰地遍螫人立死有
樵夫周某者蚤行爲所螫亟拔刀斷其趾得免

翌日其隣之僮至其地見一肉毬大如瓜細視之趾也歸家得病半日死

萬曆癸卯夏徽人有商於吳淞者入滌湖見漁人得一巨鯉重五十餘斤心異之解裹金市以贖漁者故高其價商酬之無難色買而放焉漁人見其橐中甚富是夜遂集同夥百許劫之以網罩其身束而沉諸水商既入水忽有巨魚負之抵一官舫傍跳躍數四官聞而燭之則人也拯而問故具以對於是亟集官兵擒捕盜無一

得逸者資財無失

黔陽丁生日中讀書安福寺與僧性慧往來無間丁妻鄧氏有殊色慧見而悅之一夕詐稱生病誘致入寺擁之密室生既失妻百計尋訪不可得一日聞寺後有哭聲值慧他出直入重閣之後問之乃其妻也已爲僧所髡矣相抱哭問而僧已至持刀直前殺生生曰死自吾分但乞全首領不者且爲厲僧乃置之鐘樓舁大鐘覆之而去越三日有邵叅知一德者夜夢遊安福

寺鐘下盖一黑龍雲霧晦冥覺而異之旦入寺至鐘所命舉鐘得生餓且死矣以粥灌之少蘇具言其事遂誅性慧火其寺

温州別駕黃居中善發姦伏有能聲一夕夢路傍四爪甚大而其一開花及覺不曉其故偶以它事出所夢之地道旁立三僧焉即召之問其居址皆行脚僧也黃曰以吾所夢似應更有一人僧相顧錯愕即逮其邸主人訊之曰實有一少年僧在樓習靜師輩囑我勿言也命召之至

號泣曰妾山右人也賁氏父爲縣尉携室赴任至峻嶺遇三僧盡爲所殺掠妾至此僧即時伏法

弘治間蔡應榮爲臨洮令一夕方視事忽怪風起滅燭闇中似有掣其冠者比燭至則冠失矣萬端尋覓不可得翌日有人見之於城外二里許梨樹上命掘其下二尺餘得一屍刀痕猶新擒其地主訊之乃謀財故殺而瘞之者也遂置之法人以爲神

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鱖剖之中有兒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工戶部自是斷食此味

塵餘卷之三終